

梅 辰 主编

一代名师

文明哲思

远逸初轼厚宁平云勤
光辅于泽以黛学
于戴董茅李厉江乐李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一代名师：文明哲思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代名师:文明哲思/梅辰主编. -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2004.1

ISBN 7-5039-2442-X

I. 一… II. 梅… III. 社会科学—文集 IV. 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10228 号

一代名师:文明哲思

主 编 梅 辰

封面题字 欧阳中石

责任编辑 仲 江

封面设计 怀 一

版式设计 刘宝华

出版发行 **文化艺术出版社**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电子邮件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

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

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7.25

字 数 140 千字

印 数 1—6 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039-2442-X/I·1127

定 价 18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随时调换。



《一代名师：人文阐释》

张岱年
费孝通
季羡林
何兹全
启 功
任继愈
吴良镛
汤一介
欧阳中石

主 编 / 梅 辰

编 委 / 江惠敏

江 昇

孙 狄

目 录

金岳霖——我最“老”的“老”朋友	于光远	3
说痒	于光远	27
初进北大	戴 逵	37
市场经济中的“义”与“利”	董辅初	49
谈谈市场经济的有序和无序	董辅初	57
社会融合与边缘化	董辅初	65
道德与快乐	茅于軾	73
往事如烟	李泽厚	105
晚风(外一章)	李泽厚	111
历史与情感	李泽厚	115
一段难忘的岁月	厉以宁	127
从“改了装的旧文化”谈起	厉以宁	141
七十感怀	江 平	155
回忆苏联时期的留学生活	江 平	163
山水五题	乐黛云	183
我和殷墟甲骨分期	李学勤	209
说明	梅 辰	225

一代名师
Yidai Mingshi



于光远

于光远先生：

1915年7月生，上海人。1935年北平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参加者；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；1937年至1945年在北平、山西、湖北、广东和延安等地从事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、陕甘宁边区经济调查工作和学校教育；1948年后历任中宣部处长、《学习》杂志主编、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、国家科委副主任、中国社科院副院长；中国共产党十二大、十三大中顾委委员；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“学部委员”（1955年）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并兼任多所高等院校的教授、名誉教授。

于光远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、经济学家、哲学家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、社会活动家。

金岳霖——我最“老”的“老”朋友

一九九六年七月间,在北京举行的“金岳霖百年诞辰纪念大会”上,我得到了一本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《金岳霖的回忆和回忆金岳霖》。一看书名就可以知道书分作两个部分,其中第二部分是别人写的回忆文章、传略和大事记,第一部分九十页是金岳霖自己写的。金岳霖一八九五年诞生,一九八四年去世时九十岁。他的这些回忆文章是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三年,即八十六岁到八十八岁在病中断断续续写的。共写四十九篇,可是只用了九十页篇幅,平均每篇不到两页,但很具体生动,把他的主要经历、他的社会交往、他的学问、他的思想演变、他的性格、他的特殊爱好都描绘出来了,读起来很有味道。前些年我动过写一篇回忆金岳霖的念头,但一直没有动笔。得到那本书后,读了他写的这些,促使我提起笔来。



在广东惠州做报告(2000年)

一 最“老”的“老”朋友

前一个“老”说的是相识的时间之早,后一个“老”说的
是在我的朋友中他和我的年龄差距最大,如果他还活着,
现在有一百多岁了。

我和金岳霖相识的时间是一九三三年,离现在有六十
三年了。我认识他时,我是十八岁,他是三十九岁,他的年
龄是我的年龄的一倍还多三岁。

我们怎么会相识?说起来真有点特点。

那时我在唐在章家做家庭教师,教这家的三个孩子。大的刚上高中,小的才进初中。有一个星期天上午是我给他们上课的时间。我到他家后,孩子们的妈妈对我说,今天你能不能给孩子放假?有一个我们家的朋友来,小孩子要和他一起玩。你也别走,你和他也可交一交朋友。

是个怎样的朋友呢?

他来了。高高的个子,穿了一套颇为讲究的西装,戴了一副墨镜,头上还戴着一顶遮太阳的鸭舌帽。见面时,女主人介绍他和我相互认识。她对我说:“这是清华大学的金岳霖教授,大哲学家,才从北京来。”又对他说:“这是郁家哥哥,小孩子们的老师。别看他年轻,可有学问呢,他也喜欢哲学,将来也许会到你那里当教授。”两个人一握手,我们就这样认识了。

这天我们一起玩。先是去打网球。我不会打,坐在一旁喝咖啡,跟最小的孩子东讲西讲。打完球在那个挺高级的俱乐部吃了西餐后,又一起去了他的寓所。他有一个哥哥在上海,他住在一间客房里,房间里有一个藤制的书架。我望了一下书架上的书,全是关于打桥牌的。在这之前我真不知道关于打桥牌有这么多的学问。

他是到上海来过暑假的。我们是初次见面,不好意思向他请教什么。我看出他和唐在章家的人很熟。不久前,他刚去美国休假了一年,讲了不少见闻。小孩子们,还有我,听得津津有味。我对他的印象很好。那个星期天就这么愉

快地过去了。开头女主人向他介绍我之后,我真有些怕他考我这个“未来的清华哲学教授”。还好,他只去给小孩子们讲这个讲那个,不想考察我的“学问”,审查我的教授资格。

这回我在《金岳霖的回忆和回忆金岳霖》中看到一篇他写的回忆。文章的题目很怪:《在北京,车是极端重要的》。文中提到唐在章在北京的家里很可能有一辆汽车。里面写他和唐在章“这一家的朋友关系长了”。在他的这篇文章中不但写到唐在章(当时是外交部的一个小官),写到唐在章夫人(就是介绍我和金岳霖认识的那个女主人),也特别写到他家的三个孩子(也就是我的三个学生)。他写道:“唐家有三个小孩,大姐、二哥、小‘老薛’。为什么叫‘老薛’?直到今天我也不清楚。……现在我和‘老薛’仍然是隔些时总要见几次面的老朋友。她曾说我是她最老的小男朋友,我听了高兴极了。”在这篇文章中没有讲他同唐家是怎么熟起来的,只是讲他和孩子们的友谊,说:“友谊的开始也很特别。小孩总是要听故事的。我那时能讲的故事最方便的是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,这可合他们的口味。我没有记住讲的次数,总是不少的。”

唐家的三个孩子我都挺喜欢,尤其是那个小“老薛”。我教她“四则”和“小代数”时,她只有十二岁,是个十分可爱的小姑娘。金岳霖也一定很喜欢她。我在纪念金岳霖百岁生日的会议上得到他写的这篇文章后,打电话给“老薛”。她告诉我还没有这本书,我向哲学所要了一本,请她

到我家来把这本书拿走了。

现在我说金岳霖是我最老的老朋友，除了第一次我同他见面时“老薛”的妈妈当时所作的介绍外，还有两个根据：一个是一九三四年我转学清华物理系三年级后，常去论文导师周培源处。一般每月一次。每去，周师母总留我在他家吃饭。有一次吃饭时金先生去了，周先生正想告诉他关于我的姓名时，金先生说不用了，我们早就是老朋友了。“老朋友”三个字是他自己说的。还有一个论据是，他同“老薛”是朋友，而“老薛”又同我是朋友，我也就是他的朋友。金先生是逻辑大师，对我这么推理，一定认为不合逻辑，但

在家中与友人聊天(1997年)





于光远和他的特殊收藏——自己用过的铅笔头(1995年)

我认为这个推理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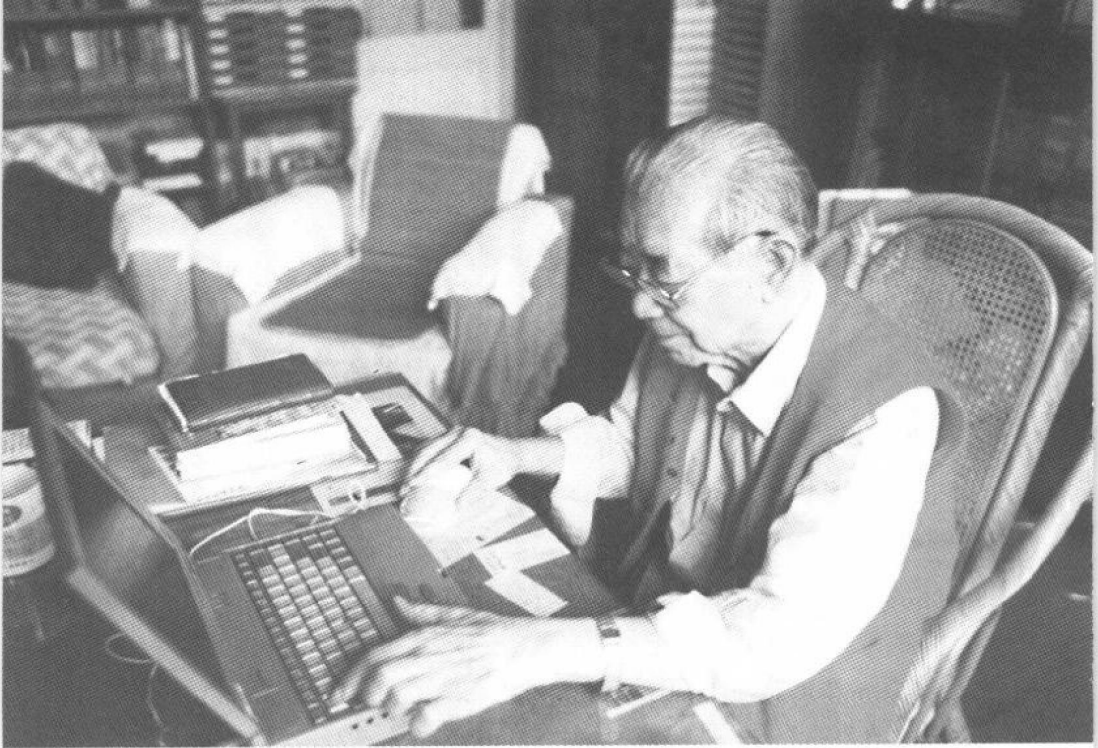
二 古典式的家庭和爱情故事

一九三四年我到了金岳霖执教的清华读书,俩人在同一个校园里却没有往来。我没有选哲学系的金先生的课。那时清华物理系的课程很紧,我又对抗日工作很积极,还要在城里一个中学教书赚钱,我实在太忙了。

在清华我听到了他和林徽因、梁思成的故事。我听到的故事非常简单,但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金岳霖的情操品德“真高尚”。这回得到那本书,看了金岳霖自己写的《梁思成和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》,也看到林洙写的《金岳霖、林徽因、梁思成始终是好朋友》,他们三人间的关系就懂得很清楚了。

金岳霖的文章把三人间的亲密关系做了简单的、纯粹外表上的描述。他用“打发日子”来形容他长期不成家的寂寞生活。讲他和林徽因、梁思成抗战前在北京、抗战中在大西南、抗战后又在北京一直住得很近或者就住林梁家里的情景,又发挥了对“爱”和“喜欢”这种感情和感觉。而金岳霖与林徽因、梁思成之间的关系,其实许多人都知道,金岳霖因和林徽因的相爱,又不能结成夫妻,遂终生不娶。林洙在其文章中写道:

我曾经问起过梁公,金岳霖为林徽因终生不娶的



在电脑前工作（2003.07）

事。梁公笑了笑说：“我们住在总布胡同的时间，老金就住在我们家后院，但另有旁门出入。可能是在一九三一年，我从宝坻调查回来，徽因见到我哭丧着脸说，她苦恼极了，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，不知怎么办才好。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对丈夫谈话，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。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，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紧紧地抓住了我，我感到血液也凝固了，连呼吸都困难。但我感谢徽因，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，她对我是坦白和信任的。我想了一夜该怎么办？我问自己，徽因到底和我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？我把自己、老金和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

上衡量。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有一定的修养,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,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。于是第二天,我把想了一夜的决定告诉徽因。我说她是自由的,如果她选择了老金,祝愿他们永远幸福。我们都哭了。当徽因把我的话告诉老金时,老金的回答是:‘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,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。我应该退出。’从那次谈话以后,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。因为我知道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。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。后来,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,我们三个人始终是朋友。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的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,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‘仲裁’,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,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。”

他们三人间的关系真有点儿像西洋古典小说里的故事。梁思成、林徽因去世之后,他们的儿子梁从诫一直同金岳霖住在一起。金岳霖最后住在干面胡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宿舍,住的时间很长。

三 建国后金岳霖哲学思想的转变

同在清华两年,我没有去打搅过他。抗战八年、解放战争四年,更没有同他有任何接触。建国初期,有好几年很少去清华北大,又一直没有见到他。由于我一直在党中央宣